

Greta Garbo

翩跹蜂蝶舞繁花 缥缈惊鸿逝云天

最后的女神

葛丽泰·嘉宝纪念册

聚光灯下并不是她的归宿，但她却是聚光灯永久的焦点——她被公认为“好莱坞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

司徒佩琪◎著



東方出版社

Poetry of Films

光影之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女神——葛丽泰·嘉宝纪念册 / 司徒佩琪编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6

(光影之诗系列丛书 / 主编)

ISBN 7-5060-2234-6

I. 最... II. 司... III. 嘉宝, G. (1905~1990) — 传记 — 画册

IV. J837.125.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1047 号

最后的女神——葛丽泰·嘉宝纪念册

ZUIHOU DE NVSHEN GELITAI JIABAO JINIANCE

编 著: 司徒佩琪

责任编辑: 穆 蕊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图文编辑: 程军川

版式设计: 吴菲佳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0-2234-6/J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Poetry of Films
光影之诗

GBU16/09



Greta Garbo 司徒佩琪◎著

葛丽泰·嘉宝纪念册

东方出版社

Contents

最后的女神——葛丽泰·嘉宝纪念册



目录

序 神之祈祷——20 世纪的蒙娜丽莎 /5 God's pray: Mona Lisa of 20th Century

第一章 当她独处时最渴望的是舞台 / 9 She longs for the stage most when alone

她喜欢对人们讲述她做过的梦 /10

一匹位于起跑线上的赛马 /18

第二章 他为她取名叫“嘉宝” /25 He Named her Garbo

嘉宝是一个机智的、神秘的幽灵 /26

她好像粘在我手上的蜡 /35

我把嘉宝转让给你们 /42

你会发现她的价值比这高 1000 倍 /48

第三章 也许演，也许不演，但是我想回家了 /55 Say "Yes" or "No",But I want to go home

她必须毫不挑剔地认可合同 /56

她是谁？快把她搞到手！ /63

神秘莫测恰恰符合你的性格 /69

第四章 她的脸上放射着诗的光芒 /85

Her face is shedding poetic rays

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的关系 /86

好像躲在一片彩云的背后 /89

他的身影爬上了她的身躯 /99

第五章 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 /105

MGM's advertisement: we can hear Garbo now

嘉宝如果再不说话，她将失业了 /107

只在摄影机前陶醉 /115

她为自己塑造了个角色 /118

不错，很安神，再来一个 /131

第六章 他们不太会接近你 /145

They would not approach you

瑞典的斯芬克斯 /146

我还是小男孩时我就开始抽烟 /154

请让我一个人待着 /156

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可以不受搜查见他的人 /162

The Last Goddess

Contents

最后的女神——葛丽泰·嘉宝纪念册



目录

第七章 如果我曾经爱过 /169

If I fell in love

许多人注定无法在一起 /170

在认识你之前，我从来不用口红 /176

我得离开了，他知道我在哪里 /185

绝对是而且只是同性恋？/194

第八章 门铃旁边标了个“G”字 /201

A "G" beside the doorbell

现在要改变它已经太晚了 /202

一定得告诉他们是偶然相遇的 /211

嘉宝天生的冷漠保护了她 /220

我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生 /231

The Last Goddess



序

神之祈祷——20 世纪的蒙娜丽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葛丽泰·嘉宝沿着自己的梦想把自己幻化成万千大众永久的偶像。她似乎是无意间走过，惊鸿一瞥的绝艳光彩已经使无数人陶醉。

美丽，是嘉宝赋予人们最直接的震撼。嘉宝的美丽由表及里，是一种蕴涵极多的美丽。高度个性化的矜持嵌在她大理石雕像般完美的脸上，她那细如凝脂的皮肤，她那风姿绰约的身材，不知令多少观众为之倾倒。“嘉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最神秘的女人。”她有一种绝妙的古希腊式美的因子，蓝眼睛洋溢着一种绝世浪漫的情调，和她合作过的所有导演和摄影师都认为她正是人们梦想中的文艺复兴女神。嘉宝的美是无法被超越的，那种美不够张扬，带着些哀婉和苍白，还有些欲说还休的含蓄。嘉宝的美可以说是一种真理，免疫于时间，隐喻了一种终结的定义。

嘉宝无需卖弄，骨子里的风情便扑面而来。被誉为“冰山美人”的嘉宝脸色永远不阴不晴——既不给你暗示，也不给你拒绝——事实上，她完全沉浸于内心的幻想世界。她的忧郁、迷茫、伤感，甚至其不闻不问的淡漠，都是对男人欲望的一种激发，抑或是一种挫败。也正因如此，米高梅公司在为嘉宝惟一的一部喜剧《妮诺奇卡》做宣传时，只用了一句“嘉宝笑了”，就足以把观众给吸引住了。

作为一个出色的演员，嘉宝能够轻易地驾驭每一个角色。有时候她是将角色融入自己——她渴望借助角色挖掘自己对外部生活的某一知觉；有时候她以角色覆盖自己——她领悟了自己，却是透过角色表达个性。1927年《肉与魔》出色的光影效果，使嘉宝被尊为“银幕女神”；1930年的《安娜·克里斯蒂》是她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当时全美国都在奔走相告：“嘉宝说话了！”她那慵懒娇憨的声音更增添了她的独特魅力。《安娜·卡列尼娜》与《茶花女》是她那无可争议的美丽为后人所景仰留念的一个重要参照；而她的经典名作《瑞典女王》则被称为她本人性格的一次最真切的写照。从1920年至1941年间，嘉宝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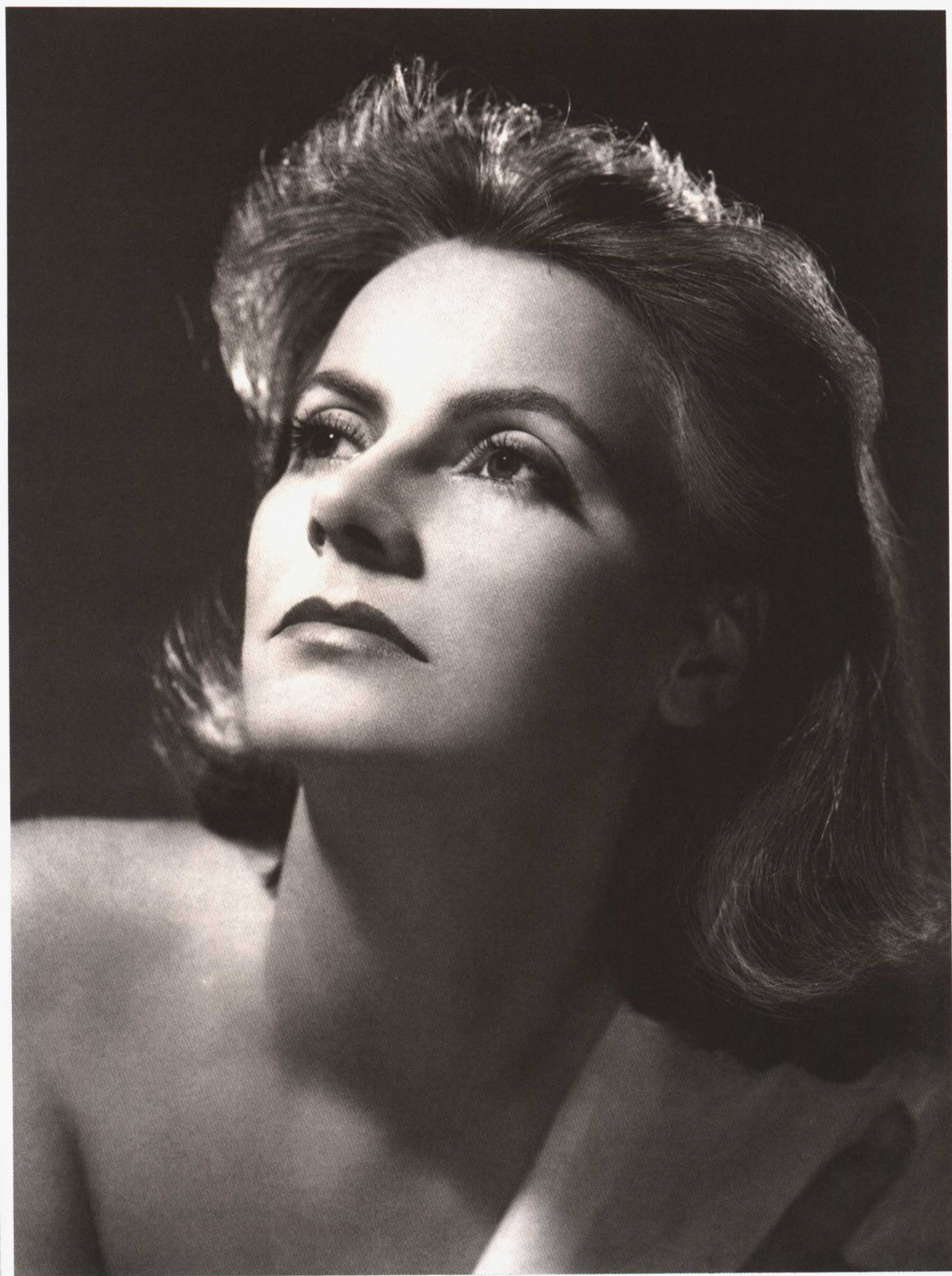
影片有27部，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悲剧片到喜剧片，她本身所具的超凡脱俗气质，给予她所扮演的每一个女性带来了天使般的气息。嘉宝的演技质感自然、细腻感人，尽管曾4次落选奥斯卡金像奖，但那不是她的遗憾，而是奥斯卡的一种永恒的缺失（直到嘉宝引退十余年之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才补救性地授予她“奥斯卡特别荣誉奖”）。因为嘉宝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代没有范本。

嘉宝不仅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她本人也与同时代的好莱坞群星不一样，银幕上她多情动性，银幕外关于她的传闻如假似真，始终也没有落实。固执的沉默使嘉宝成为传奇人物。她满脸沉静之色，棱角坚毅中弥漫着温婉柔美；她的眼神总是散发着淡淡的忧郁，就像天空中的微云，澄澈中带着一丝哀伤，难以参透；她与生俱来的高贵和骄傲，使其冷眼看着滚滚红尘，沉溺于长长的寂寞。嘉宝离群索居，终生独身，一直是好莱坞的神秘话题。除了能在银幕上见到她之外，人们很少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嘉宝。观众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幕后故事，但嘉宝拒绝透露，她的沉默让人们对这个银幕女神越来越着迷。长达50年的遁世隐居的神秘使得人们更是把嘉宝比作为“20世纪的蒙娜丽莎”——一样的令人着迷，一样的令人费解。嘉宝的匆匆退隐甚至被视作是人类美学史上的一次“暴殄天物”，难道是上帝收回了他给人间美的赐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天使嘉宝对凡间慈悯的眷顾？没有解释，只有结局。

嘉宝向世人展现了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使得人们迷恋得近于疯狂。在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到处盛传：“一个追拍到的‘嘉宝穿过曼哈顿街道驻足浏览便利店或古董店’的录像，其价值等同于拍摄到发现UFO的现场。”嘉宝是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物，却常常出现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嘉宝在好莱坞的十余年间的光彩夺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哈雷彗星可以76年回归一次地球上空，而人世間却再也没有嘉宝了。

嘉宝对于人类大的历史进程也许并不具备决定性影响，尽管她曾说过要利用希特勒对她的迷恋刺杀他，尽管她也曾策反核弹先驱玻尔，使之为同盟国阵营所用；然而对于众人来说，嘉宝的存在是一种极其纯净的美丽。嘉宝的存在，像是一个概念的符号，却又不似符号那样单薄和抽象；这种存在超越了时代，超越了种族、国籍，甚至也超越了美丽本身，却始终根源于她那与角色交融难以分割的鲜活形象。她存在于人们内心，是一种温暖的希冀，是对至善至美的一种信仰。

100年前，美神降临了；60年前，美神隐匿了；15年前，美神回归了；而今，我们无尽地怀念和追思……





She longs for the stage most when alone

第一章

当她独处时最渴望的是舞台

她走在街上，满怀激情地幻想着自己成了剧中的角色：一整段的忧郁或快乐的独白脱口而出——生活比戏剧更叫人惊叹，她心花怒放……每一天，她都在憧憬，她渴望被发现，也试图利用各种机会将自己点亮，会有更多人认识她、记住她、欣赏她乃至迷恋她；这是她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期待……



嘉宝，一个曼妙绝伦的名字。从最淫荡的妓女到最高贵的女王，她演绎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女性，以其冷峻娇美、楚楚动人的神态和细腻逼真、荡气回肠的表演，被美国影评界称做“好莱坞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同时也是好莱坞乃至世界电影有史以来最神秘的女性。很多人以为她是天使，是祈祷美丽的对象。她因在美国好莱坞现身为全世界的人们所认识和铭记，而最早有幸拥有她、发现她的是瑞典人——瑞典是嘉宝的故乡。

❖❖❖ 她喜欢对人们讲述她做过的梦

瑞典地处北欧，偏于寒冷，常年阴雨连绵，时有狂烈风暴发生。除了和挪威接壤，周边便是湛蓝的海洋，国境上多是寂静的山脉和茂密繁盛的森林，这些都对居住在这个国家居民的精神及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安详、静谧，似乎带有特殊的冰冷的味道。

1905年9月18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由许多桥梁连接而成的岛屿城市的一家产院里，一个姓氏为古斯塔夫森的人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全家并没有太多的兴奋，之前，他们家已有了一个叫斯凡的男孩和一个叫阿尔娃的女孩，他们给这个新生儿取名葛丽泰·洛维莎。父亲卡尔·古斯塔夫森眉清目秀的面部特征和母亲安娜·洛维莎修长的四肢和宽硕的双肩对葛丽泰的日后形象是模拟参考依据。

作为一家之主，仪表堂堂的卡尔·古斯塔夫森只是在清洁队里有一份工作，无论刮风下雨都不得停工，收入却相当菲薄。那时的斯德哥尔摩人有个风俗，习惯于给扫街人一些白酒作为小费，体格瘦弱的卡尔乐得受之，尽管这对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喝酒对于贫困拮据的卡尔来说只是聊以消遣而已。而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安娜·洛维莎是仁慈和蔼的化身，她成日里沉默寡言，对家庭和孩子的关爱也是静默的。

在葛丽泰出生后不久，卡尔不得不把家搬到了布莱金吉加顿街32号——添了人口，生活负担进一步加重。这里是一个经济型公寓，狭窄、拥挤，一家五口只能挤在一个大房间里，中间那张行军床属于葛丽泰。房间墙壁上的宽大窗户尽可能地为全家提供新鲜的空气，但在每个不期而遇的冬天也送来了寒冷的北风。屋里生了一只炉子，用来烧水做饭兼顾取暖。孩子们中数葛丽泰最顽皮，她喜欢玩跳山羊的游戏，更爱玩弹子。隐隐中，她希望人们把自己看做男孩；也确实有些人把她认做是卡尔·古斯塔夫森的又一个儿子。当她和同龄儿童一起游戏时，她总是扮演“孩子王”的角色，喜欢玩打仗，却不爱玩洋娃娃。应该说，葛丽泰并不



这是嘉宝的谱系，人们不能就此断定她的每一步人生遭遇与之有必然的联系，甚至也谈不上这是嘉宝的精神之根。

这是摄于1906年的一张斯德哥尔摩风景明信片。葛丽泰出生时，古斯塔夫森一家就住在左侧中间的那栋公寓里，这里有神的谕示。



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孩子——很可能是由于体力不支，她玩不了滑雪橇、扔雪球或其他这些高寒之国传统冬季游戏项目。更多的时候，葛丽泰习惯于沉溺在自我思索或遐想，这是一种情绪变幻莫测、起伏很大的游戏——“前一分钟感觉还非常快活，后一分钟这种情绪就突然间烟消云散了。”

居所外面的院子里有一排稍微倾斜的屋顶，葛丽泰常常在这里和当年的知己好友晒太阳或遐想畅谈。拮据的现实不能向她提供足够的美好事物，她把自己放逐到幻想的王国里遨游。沉溺幻想是葛丽泰童年时代的第一爱好。葛丽泰自幼就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而且喜欢把内心的想像强加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去。葛丽泰的想像力是如此的丰富生动，这使她能够毫无困难地把普通的乌涂涂的铅皮屋顶变成闪闪发光的海滩，或者把秽物杂乱堆集的后院想像成波涛汹涌的海洋，同样也可以把院子里雀跃嬉戏的孩子们当成参与游泳的人群……如此喧闹的场景在一个寂静的幼小心灵里不停地翻动着，像是多年以后演艺生涯的一次次彩排。

时过境迁，嘉宝曾说：“我不记得自己有过少年时代，就像别的孩子那样真正地年幼无知……我总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从不把它说出来。”即使在幼年时代，她便喜欢孑然独处，常常钻到一个角落里去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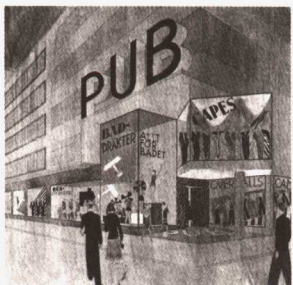
在学校里，葛丽泰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学习目标并不明确。吸引她的不是功课，而是舞台剧。她从六七岁开始就经常站在这家或那家剧院的后门，



1905年的卡尔·古斯塔夫森和安娜·洛维莎，此时葛丽泰在孕育中。仔细观察，葛丽泰很大程度是翻版了卡尔的容貌。这是一个清洁工人的肖像。他自爱且绝不自卑，这种性格也影响了葛丽泰。



葛丽泰·古斯塔夫森在受“坚信礼”时的留影，散发着一一种早熟的魅力。这种优雅的风范应该
是她模仿自己的偶像玛丽·璧克馥。



(上图) 葛丽泰9岁时身穿校服，可她的思想已经跃出了校园，渴望自己独立的舞台。

(下图) 斯德哥尔摩的保罗·U·贝里斯罗姆(PUB)百货公司在那个年代相当有名，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葛丽泰曾在这里出售帽子和服装。

聆听剧中人物的台词，因为她没钱买票看戏。当她的钱去看一场戏，或有人请她去看戏的时候，她就会用水彩代替油彩在脸上化妆；有时还穿上她哥哥斯凡的短裤和衬衫，跑到附近的街巷，试试哪个小商贩会受骗上当而把她当成男孩子。

由于当时电影的票价比较便宜，葛丽泰能够常常去看。她特别爱看玛丽·璧克馥的表演，《可怜的小阔姑娘》一片她看了两次，反复领悟与回味璧克馥的演技。她惊讶于看到玛丽已经24岁却仍然可以将一个11岁的小姑娘演得活灵活现。她总是想，自己作为一个真实年龄正在十二三岁上的小姑娘，为什么就不能像璧克馥那样在银幕上表演得那么好呢？越想越按捺不住好奇和挑战的欲望，葛丽泰和伙伴决定到斯德哥尔摩郊外林丁耶岛上的一家制片公司寻找拍片的机会。

她们特地打扮了一番，好让人们把她们看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本来，去林丁耶岛也不是多大的难事，只要坐上有轨电车，通过跨海大桥便可到达目的地。但这两个女孩子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于是她们决定徒步踏着冻结的海面向林丁耶岛进发。当时海面已经封冻，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她们顺着一个斜坡下滑到冰面上，然后踏着齐膝的积雪艰难地向前挪着步子。到达对岸时，她们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她们依然不顾一切地继续寻找电影制片厂。

可惜没有碰上一位熟路人，没有人能够讲得出那个电影制片厂在哪里。此时，她们饥寒交迫，再也无法继续了。于是她们相约等天气转暖之后，事先在地图上查好电影制片厂的位置，再来寻找。

此后，她们继续在学校上学，但时常偷偷地到

剧院看电影或话剧。这时，葛丽泰已经收集了满满一鞋盒大明星卡尔·珀德松的照片。父亲曾经企图阻止葛丽泰继续去看戏，但是她都置若罔闻。剧院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转眼到了1919年，葛丽泰14岁了，出落得十分挺拔俊秀，胸部虽然有点像她的母亲不太丰满，但也非常诱人，两条腿更是修长健美。葛丽泰在她乡间的祖父母家度过了漫长的暑假。

当她假期结束返回斯德哥尔摩时，家里发生了不幸：沉重的体力活和心理负担使她的父亲过早地衰颓了——卡尔患了严重的肾炎病倒在床。为了维持生活，斯凡、阿尔娃和母亲不得不一起外出工作；葛丽泰则负责留在家里服侍父亲，并且每周陪伴他去医院做定期检查。

葛丽泰眼看着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感到恐惧，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很多年之后，提起她父亲躺在病榻上的那些时日，她仍不寒而栗，那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1920年5月的一天，卡尔叫葛丽泰进屋，对她说他感到不好。葛丽泰看父亲烧得很厉害，就送他上一家公立诊所就医。在那里，他们排队候诊，好不容易挨到了窗口，里面的人要卡尔·古斯塔夫森脱下帽子，并问了近百个问题。这些问题似乎都在向他和小姑娘暗示，医院主要关心的是他们是否有能力付款。在整个询问过程中，葛丽泰感到她父亲几乎要死在她的身边。事实上，她父亲的确在几天以后就与世长辞了。

在父亲卧病期间，葛丽泰已开始赚钱养家了。每天放学后她到小巷里的一家理发店打下手，充当一名为剃须人抹肥皂的低级理发师。这种工作只需在顾客的脖颈上围上一块毛巾，准备好肥皂，然后在顾客的脸上涂满肥皂沫，弄干净剃须刀，给顾客换上几次热毛巾，当然还可以和顾客攀谈几句，递上顾客喜欢的报刊，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小费。根据别人回忆，那时的葛丽泰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姑娘，很爱和顾客聊天。后来斯德哥尔摩的不少理发师都炫耀说葛丽泰曾经当过他们的助手，但实际上，只有在哥特加坦街的一家理发店的一位名叫阿蒂尔·埃肯格雷恩的理发师才能较为令人信服地对人描绘葛丽泰，葛丽泰在他的店里每周挣7个克朗。阿蒂尔·埃肯格雷恩回忆道：“她对我们来说好比太阳的光辉，我们无法想像竟有这样一位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姑娘。她整天总是乐呵呵的。我记得那些日子，有时她搂着我夫